

第十二回 全忠義主僕逃生 盡節孝母女侯死

卻說尹夫人叫子女快些收拾逃生，小姐曰：「母親既願死節，女兒願隨進京同死全孝，夫人曰：『古云『女生外向』，女兒何必同死？』小姐曰：「若是女兒婚親已定，就是外人，不可同死，今女兒姻親未定，又是一家至親，正當同死盡孝，母親不必多言。且女兒生死，無足重輕，只有賢弟即宜逃走要緊。」少華泣曰：「姊姊乃是女流，尚欲同死，弟乃男子，豈不及姊姊？情願與母親一同解京死孝。」夫人怒曰：「爾父一身，唯爾這點骨血，爾若同死，豈不絕了皇甫家滿門香煙？明是我失教示，畜生何不識忠孝道理了我寧可撞階而死，免得外人說我不能訓子。」說罷，即欲下庭階撞死。小姐急抱住泣曰：「母親不須心急，兄弟自當醒悟。」公子向前跪下，泣曰：「非是孩兒不孝忤逆，我若逃生，怎能忍母親受刑？」小姐扶起少華曰：「賢弟，你錯了主意，此乃劉捷斬草除根之計，你若進京，便一同處斬，此乃自速其死，你若逃走，我等必禁天牢，侯候捉你到日，一同斬首。且爹爹必是被禁，日後番軍定然加倍猖獗，朝廷緊急之際，必定掛榜招賢，那時你即改名換姓投軍，平定番寇，謂之盡忠！救父回朝，救母出牢，謂之盡孝，忠孝兩全方為奇男子。若是同死，父母不能脫身，宗嗣絕了香煙，真是不孝，徒惹英雄恥笑。」夫人歎曰：「畜生枉為男子，不及你姊女流見識，真豚犬耳！」公子曰：「母親既如此吩咐，孩兒項命。」夫人喜曰：「如此方為大孝。」小姐曰：「母親須仔細一想，兄弟一走，那劉捷必奏請畫圖重掛賞格，天下會捉；若非至親，必貪利把賢弟解官請賞，反送兄弟性命。」夫人曰：「說的有理，本擬投奔孟士元處，必定隱藏，無如住他家，被劉奎璧知道，累及孟姻家門。除了此處，別無至契可投的。」小姐曰：「若非我等有生死不易之心，兄弟斷不可往投。」夫人想了一會，忽點頭曰：「還有一處可投，定無更。」小姐問曰：「未知何人何處？」夫人曰：「爾祖母有一嫡姪喚范右，字仁庸，居住湖廣武昌省城內，乃爾爹爹姨表兄弟，你們的表叔。十年前，因父母雙亡，無力經營，進京投奔我家，住了年餘。爾父見他寫算皆精，諸事勤謹，遂代他娶了妻室，發一千兩銀子，備他出外經營。三年之間得了七百餘兩利息回家，即將原本銀一千兩還爾父。爾父念及親誼，把原銀助他為本，遂搬回籍。不上十年間，得了數萬家資。此人深知思義，聞得已成富戶，生下五個兒子。我想孩兒可投伊家，范表叔家必念舊情，斷無漏泄之理。」小姐曰：「此處極好，但賢弟從未出門，不知機關見識，須要差一心腹家人跟隨方妥。」夫人曰：「老僕呂忠，乃是祖父的書童，作事謹慎，老成練達，可著他跟隨孩兒，又認得范右。」隨即喚呂忠前來。呂忠到了，拜見問曰：「夫人有何使令？」夫人遂把尹上卿寄信事說明：「元帥被擒，奉旨捉家眷。欲使爾隨公子逃走，圖後來救父，爾雖年老，尚猶壯健，食水在我家多年，猶如至親之輩，勿嫌辛苦。若爾的家眷，我自打發別處安身，斷無有失。未知爾意下如何？」呂忠聞言泣曰：「老爺受國厚恩，那肯歸降番邦？此乃劉捷冒奏。老奴受老爺三世厚恩，猶如骨肉，赴湯蹈火，亦不畏懼。但夫人、小姐亦當逃走，若捉進京，定無好處。」夫人曰：「我乃命婦，情願死節，小姐亦隨我死孝，只有公子必當逃生，以存香煙。爾若起身，我自發放眾奴婢逃走，爾的妻子，我另發銀兩與他養活，令他住在南莊邊，爾只管放心起行。」呂忠泣曰：「夫人、小姐尚不借命，小人妻子生死何足輕重？但不知公子往何處方妥？」夫人曰：「別處斷不可往，只好投奔表叔范右家中，爾道若何？」呂忠曰：「范相公受我家大恩，必定收留。夫人主意極是，公子可就此起身。」小姐曰：「有理。」夫人命小姐速去收拾包袱，好使兄弟起身，又令呂忠：「爾當收拾些行李。」呂忠領命，對妻子蔣氏並二子呂福、呂德密說備細。妻子流淚叮嚀：「路上小心，家中不必憂慮。」呂忠收拾小包袱出來，小姐取過白銀並四小袋來，對公子並呂忠曰：「此二小袋是珠寶，值銀不止數千金，另黃金二袋，值銀甚巨，爾們各取丁袋帶在身上。另多取碎銀十兩，路上費用，若乏之時，再賣珠寶應用就是。」遂與公子各藏身邊。

飽餐後，小姐催促兄弟起身。二人換了素衣，打扮行商模樣，到點燈後，乘月色星光，小姐對兄弟並呂忠曰：「此時好得起身，路上須要仔細。」呂忠妻子亦來送別，難分難捨。皇甫少華上前拜別母親姊姊曰：「孩兒此別，未知今生可能相會否？真是令人心腸斷絕。」言訖，兩淚交流。小姐慰曰：「賢弟不到案，我等收禁天牢，賢弟一路上放心，不必過慮。」夫人囑曰：「爾若到表叔家中，務須勤習武藝，待時救父，切不可放蕩，自誤終身。」母姊並呂忠妻子送到後園門，依依不捨，免不得各有許多叮囑。少華只得拭淚，同呂忠起身，向前進發。呂忠母子亦各退出。小姐對夫人曰：「我們今已家散人逃，尚有許多人家借銀債字，並有田業契券等物，倘被欽差搜了出來，必交府縣追比，反累眾欠戶主人家。不若請各家借銀的前來，當面把契券交還，借字亦一並還他，免累他人受苦。異日我們若得無事，他們若得發跡，或可以討些銀兩，亦未可定。」夫人喜曰：「女兒論得此事，陰德不淺。」母女是夜寢不安寐。

及早起來，即令家人分請各債戶來。至下午，所有各債人俱到，夫人不說犯罪事情，只稱俱是鄰里之間；願將各契券借字交還列位；各存良心，日後量力來還多少。眾欠銀人俱各感激拜別。小姐又對夫人曰：「我家產業俱是先人建置，並非父親私置，今當如何處置？」夫人曰：「我今性命難保，田產屋宇，任從官府變賣充公罷。」小姐曰：「若經府縣變賣，日後我們若得出頭，無處去討，數萬產業豈不可惜？女兒有一計，未知母親意見如何？」夫人曰：「女兒何計，只管說來。」小姐曰：「趁今差官未到，先喚玄女庵住持僧恭修前來明議，將各產業倒填從前佈施與為香資。我們若無出頭，永為僧業，倘有出頭，只討原業，租稅任從其收用，僧人定必樂從。地方官即是知風，見已捨入庵內，誰肯作惡與神聖結冤？無人說破，欽差怎能知道？異日若得出頭，還有可討。」夫人曰：「女兒高見極妙，為娘萬不及爾。今當速喚恭修前來說明，好使其收租。」遂著家人往請恭修。不須臾，恭修已到，拜見夫人。只留三家人隨侍，其餘俱命退出。夫人細說家門被禍，欲將產業捨為香資，日後皇甫家若得無事，只討原業等情。恭修聞言，喜從天降。夫人即令家人把田產房屋錄一總單，立一佈施契券，倒填上年捨為香資。恭修回喚徒弟、徒孫同立一收管字，皇甫家無事，情願納還原業，將字交夫人收執為憑。夫人亦將各家契券付交恭修掌管，立叫家將同借人往各佃戶，對各佃戶說明收租等情。小姐再收拾金銀，作路費進京。

次日，夫人、小姐叫齊眾家人女婢僕婦曰：「爾等速速收拾細軟物件，各投生路。」眾奴婢含悲拜別。只有小姐兩個愛婢，名喚錦箋、瑤琴，年過十二三歲，垂淚曰：「小姐，我等情願伏侍小姐、夫人，生死同在一處。」夫人曰：「爾等仗義同去亦好。」當下眾家人女婢忙忙收拾，如搶火一般，紛紛逃走。夫人見了傷感曰：「好好一個人家，弄得雞飛狗走，真是可憐！」不上半日，眾家人走得盤空，只存得呂忠妻子。小姐取三百兩銀子，付他出逃躲避，侯安靜後，到南莊邊小屋居住，誰無人知道。場屋裏，

家中只存母女並二婢而已，日日候拿。

又過八九天，這一日巳牌時候，差官先到，已知會了上司。差官會了總兵官並道臺府縣，帶軍齊到，把府第團團圍住，各官下馬齊進。上了大堂，公人大叫：「請公子出來接詔。」停了一會，方見夫人帶小婢出來，對眾官曰：「小兒於數日前，已往山東探訪拙夫，不在家了。」即令二婢速排香案。不一刻香案已備，夫人向前伏地。開讀詔書畢，即喝令校尉軍把夫人上了刑具，隨即入內，拿了小姐，亦上刑具。前後尋過，並無人影，欽差問夫人曰：「此必是知風逃遁，因甚只有四個女流？」尹氏不悅曰：「我們若是知風，何故在此受擒？況拙夫怎肯降番，此乃奸臣冒奏陷害，妾母女情願受死，何必多言？」欽差同總兵商議，立差二名千總，各帶一軍馬捉拿皇甫少華，二千總立即起身；又令畫工圖畫皇甫少華形狀，榜文行移各處，嚴拿皇甫少華。一面將府中器物收沒入官，然後封鎖門戶，把夫人母女解入城來，寄禁縣牢，著錦箋、瑤琴伏侍。地方官送差官入館驛安歇。

過了兩天，二名千總回稟，分大小路追了四百里，不見皇甫少華蹤跡，方才回來。差官方把尹氏母女禁入囚車，押解起程，一路地方官撥兵押送。

且說皇甫少華同呂忠一路叔姪相稱，只一日行到鄉村去處，日方過午，又遇天陰下雪，朔風刮面，行到黃昏，並無客店。皇甫少華既出，只得向前進發，瑞雪撲面而來，寒侵入骨。皇甫少華一時有感，口占一絕句，書曰：

迢遞行舟去路遙，斷腸今日復明朝，

江陵舊宅無人拓，雪到春回始有消。

吟罷，呂忠曰：「饑餓猶可，寒冷難擋，可憐小的手足麻木，寸步難行。前面卻有燈光，必是鄉村，可向前借棺，來早起行。」少華曰：「我豈不知汝苦楚，就在前面借宿。」遂趕到前面，入村見七八十人家，卻都是門戶緊閉，只有一座大莊院張燈結綵，門前有一對大燈籠，一邊寫著兵部會試，一邊寫的熊府。原來這家姓熊，名浩，字友鶴，祖傳豪富，家資二十餘萬，開一典鋪。熊浩父母亡過，生得身高八尺餘，面如滿月，眼若寒星，二十歲中過武舉人，會試兩次不第，時年二十一歲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龍鳳再生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